

张
炜
著

在半岛上行走

作家出版社

在半岛上行走

张炜 著

作家最要紧的是要诚恳、
作家嗓子比不上广播员，
思辨比不上哲学家，漂亮比不上影星
作家只有一份质朴的感情。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半岛上行走/张炜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 5063 - 4520 - 0

I. 在… II. 张…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4356 号

在半岛上行走

作者: 张 炜

选题策划: 杨德华

责任编辑: 姜 琳

装帧设计: 程 杰 任凌云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49 千

印张: 20.5

插页: 1

印数: 001 - 15000

版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520 - 0

定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张炜

男，汉族，1956年11月生于山东省龙口市，原籍山东省栖霞县。现为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

1975年开始发表诗，1980年开始发表小说、散文、文论等。代表作有短篇小说《一潭清水》，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外省书》《丑行或浪漫》《刺猬歌》等。

作品在海内外多次获得文学奖，并译为英德法日韩等多种文字在境外出版。新作长篇小说《刺猬歌》反响热烈。

目录

一辑

山水情结 3

济南：泉水与垂杨 29

东部：美城之链 32

二辑

万松浦书院开坛 37

散文写作答问 40

诗歌时段 43

关于《手》及书院 45

文苑三探 47

鉴别和检验 51

天府之吟 53

生活纪事 56

诗章引领我抵达 58

在海边吟诵不息 60

平原的吟咏 62

心蕾的怒放 64

自然温婉的叙说 66

三 辑

在半岛上行走 71

马耳山文谈 83

“个性”和“想象力” 89

纯文学的当代境遇 95

今天的遗憾和慨叹 122

把文字唤醒 140

沉迷与超越 155

远和静，环境和文学 169

阅读：忍耐或陶醉 177

二十年的演变 193

谈简朴生活 208

文学散谈四题 215

四 辑

- 理想的阅读 225
- 续写心中的交响 228
- 文学写作的神秘性 232
- 不绝如缕的诗声 237
- 因为绝望而哭泣 239
- 丛林秘史或野地悲歌 241
- 时代之蛊和东夷之风 250
- 精神背景之争 267
- 写得更多更久而已 279
- 少年的读与写 283
- 写作，办杂志和行走 287
- 写作：八十年代以来 294
- 写作，我们这一代 304
- 民间文学：视而不见的海洋 308
- 选择记忆中的大感动 311
- 岱下文化谈 314
- 读后记（杨德华） 317

一 辑

从那座大都市到东部山区，再到小城，我的路线是一直向东。最东部是大海，我脚踏的这片大陆最东端像是插进大海深处的一个犄角。大概我走到犄角上的那一天，就会自然而然地说一声：停吧。现在还不行，我还在向东移动，一路上，我的身体留在一个个居所里，它们等于是我东行的驿站。

山水情结

我的无尽的烦恼，难以言喻的匆忙，这一切会纠缠终生吗？它们来自哪里？来自生活本身，来自生命，来自一个无法变更的命运或一个莫名的规定？我怀疑，故而不愿服从。可是我又无从摆脱。

北望立交桥

这是一段难忘的回忆，它仍然是关于居所，关于我与一座城市相依相存的故事。

那时我在这座都市里第一次拥有了一个两居室新居。一开始有些兴奋，因为这是我得以安顿自己的空间，它平凡而又神奇地出现了。在熙熙攘攘的都市里，这是无数楼房中的一居，隐于其中，活于其中，消失和生长在其中。它在苍苍茫茫中找到了我，或者说是我找到了它。我的幸福无以言表，尽管它在五层楼的最高处，据说冬冷夏热，但一切在我看来都好得不能再好。

我对于新居所还没有任何体会，而只有关门对视的喜悦。我在粉刷

一新的房间内走动，从这一间到那一间，嗅着相同的水泥和石灰的香味。

不知什么时候，我突然听到了轰隆隆的声音，它一阵阵爆发，中间还夹带了粗长的持续的震响。这声音可真是有力和持久啊，它不仅震动人的耳膜，还轰击着人的心脏。我四处寻找这声音的来源，一站到窗前立刻就明白了：北边不远处是一座立交桥，连绵不断的车流在桥上旋转，桥下边则是另一些车辆，还有一簇簇的人群。

我搬入新居的时间正是这座城市最好的季节：秋天。不冷不热的天气和崭新的居所合在一起，当有无法忽略的幸福。可恨的是我再也休息不好。当然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轰鸣赶走了睡眠。怎么办？有人说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适应期，也许很快会像过去一样，还给我一个的安眠。后来的日子真的有过几个像样的睡眠，但我知道这不是适应与否的缘故，而实在是连续失眠造成的极度疲惫的结果。我开始想一些办法，比如用棉条塞封窗隙，再比如安装双层窗子。这些方法事倍功半，因为实在是声源宏巨，而且真正密封之后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即振动和共鸣的力量反而由此而增大。车辆在悬空的立交桥上加速时发出的轰响，它引起的楼体和窗子的共振，简直无可抵挡。

我走入了头胀目涩的日子。与此同时，我发现满屋都被黑色的细尘蒙住了，随时擦拭随时落下，源源不断。窗子已得到如此的封闭，黑尘还是钻挤进来，显然已经无法根治。由于这噪声和灰尘，门窗也就轻易不可打开，于是室内空气愈加恶劣。

我只想尽可能地逃离这个居所，并且永远不再返回，可这又是我惟一的居所。

立交桥建得丑陋而庞大，是粗鲁的水泥裸体。它在我眼里成了狰狞的怪物。它是凸起的一截城市的肠道剖面，正露出内部的蠕动和循环。它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还有巨响。可是我不仅避不开这声音这气味，还无法摆脱它刺目的形体，因为我不能对窗外的一切视而不见。渐渐我觉

得它也在与我对视，并且时而狞笑。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就病了三次。

偶尔出一趟远门，让我暂得轻松；可每到了归来的日子，又开始恐惧那个日夜轰响的居所。回来了，无眠，脱发，绝望，一遍遍洗脸，抬头看发青的眼窝。

有谁愿意交换这个居所？你有一个安静的柴棚或者猪窝吗？那你愿意用它与我交换吗？是的，我将欣然前往，但你不准变卦。

帐篷

我从养蜂人那里得到了启示，觉得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许多东西。有一段时间，不管在哪里，只要遇到养蜂人，我就要停下来耽搁一会儿，了解我所感兴趣的一切。他们的职业在一般人看来是辛苦的，到处游转，长途运输和奔波，夜宿野外，等等。可是他们的生活听来又极具色彩，如追赶花期，如依山背水而眠，如走遍大地。

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想以某种方式，真的尝试去做一个养蜂人。之所以说要以“某种方式”，那是因为身有公职，有一种固定的工作，并非可以一走了之。今天生活中的人，有几个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凭自己的一时兴起和阶段性的好恶去寻找一种日月呢？所以说变换日常生活要有章法，有途径，不得不去遵循“法度”。

如果以挂职的方式去一个蜂场里工作，这就有机会随放蜂人在大江南北流转了。但兴起而行，困难重重，尽管奔波考察了一番，结果还是没能成功。不过这期间我买了许多养蜂的专业书籍，于是得知了神奇的蜜蜂有多少本领，它们独特的习性，以及养蜂人的日常工作。还有一些花的常识，各种可供采蜜的花，它们的开放周期等等知识。

实际上真正吸引我的不是其他，而是一顶顶帐篷下的生活。

它是流动的房屋，是随遇而安的家，是可以跟随肉身和灵魂一起移动的居所。它为我们遮风蔽雨，还与我们一起摆脱尘土、闹市、烦琐和嘈杂。人的一生都要恐惧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赤贫生活，需要安居之乐。可是居安即要思危，牵挂繁多，忧心不已。最主要的还有，人的移居成了大问题，就是说一个人不管愿意与否，必得长期在一个凝固的居所里呆守。

弄一顶帐篷，这一度成了我的理想。最好是大帆布帐篷，军用品，耐风雨且又宽敞。可是它太重了，非要几个人一起抬到一个地方扎盘不可。尽管如此我还是设法搞了一个。但由于种种原因，真正使用起来的机会并不是很多。首先是日常的琐屑缠住了我，使我不能安然离开，去入住可爱的居所。再就是这个居所一旦立起，就不能省却人的照料。想一想它在山上，在河畔，如果没人照管，会有怎样的麻烦。

后来我选了一个简易的轻便帐篷。这一下好了，它可以随意收取。可是它远远比不上以前的大帐篷，显得如此飘乎，仄逼，只是聊胜于无而已。在大风大雨之中，它根本就靠不住。更为烦恼的是，今天的野外生活，特别是一人独处，已经是令人惧怕的一件事了。我的极少的一点生活用具，如烧水的锅和杯子之类，不止一次丢失。

尽管如此，帐篷里的时光还是弥足珍贵。它生出了一种极为新鲜的、与四周丝丝相连的、又熟悉又陌生的东西，这与我们已经习惯的一切是那么不同。午夜，我遥视着一天星光时，恍若进入了某种梦境。是的，这是与生俱来的一个梦想，人一旦接通了这梦想，心底深处就会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和喜乐。干净利落的生活，被天籁围簇的生活，对于现代人来说可真是一种奢侈啊。这其实也是极为简单的生活，可就为了追求这简单，我们却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一座城市留在了身后，那里有诸多所谓的责任，正等待我们去履行。

现代人当然不可以一走了之。

可是梦中的帐篷呢？它真的最终不再属于我们，或者说已经没有了失而复得的那一天？

我无法回答。

山屋

我居住的这座都市，东西南三个方向都是重重高山，它们笼罩在雾气下的神秘诱惑我，甚至是召唤我。我每次走进大山深处时，心境都为之一变，有时甚至会为这样的情绪所惊喜，在心底自问一句：多么奇怪啊，仅仅是半天不到的时间就来到了这里，而此地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啊。寂静的山谷，树的谛听和注视，还有鸟儿问答。山石裸露，云母，石英的闪光。黄昏时刻，一种低沉的山之咏叹开始了，它感动我们，我们却找不出它的源头。这是一种无所不在的、若有若无的声音。大山的早晨也有这种咏叹，但那又是另一种色调和意味。

山中绝少人烟，只偶尔看到几处遗下的小小山屋。它们如今完全被丢弃了，主人是谁又为何离去，这已经是个谜了。大概仅仅是几十年前，这些山屋还被人兴致勃勃地打造，而今打造者却弃它而去，再无踪影。人的兴致真是奇怪的东西，它总是忽东忽西没有确定，变化无常。但我可以想象其中的原因：山下的城市变得越来越热闹了，山上的人于是再也呆不住了。

小屋里的人不是和尚，他们是守山人，林场工人，或其他什么人。他们下山寻找新的日子，于是把原来的工作连同心情一块儿丢下了。我稍稍有些不解的是，难道现在的山上就不需要那些工作了？比如说大山不需守、林木不需护，连同其他一些山里的营生，在现代都可以一并

省略？

不管怎么说一个个挺好的小屋就这样被遗留山上，它们空空的，静静的，黑黝黝的。屋里有一种烟火气还隐约可闻，但这需要用心去嗅。我长时间在山中徘徊，寻访了许多山屋：也就在这样的时刻，我竟然私心大发。我在盘算一些事情。因为我发现这些小屋比最好的帐篷还要坚固，而且就扎在了帐篷应该扎的地方。这真是饕餮之徒眼中的美馐。我目不转睛看过了一个个山屋，心里正打谱在某一天搬进其中的一座。因为一个渐渐走近中年的男人有些惧怕了，他有时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一只被尘嚣围追堵截的狼。逃离之心人皆有，有缘遁迹几人能？多么奢侈的思想和行为，多么繁华的简朴。

我和家人，又约上三两好友进山，挑选了一幢山屋认真打扫整理一番，又搬进一些吃物和用具。剩下的事情就是把手头的工作如数移来，就是享受另一种幸福。果然，这儿的山屋让我有了清新的思绪，活泼的想念，愉快的心情，更有了安定的志趣。奇怪的是深夜寂山并不使我害怕，听了猫头鹰的长号也安之若素。百鸟作歌，林兽和鸣，溪水在山侧回响。这样的时刻多么适合回忆，回忆青春年少时光，回忆无拘无束的日子。我正在开始的工作效率极高，仿佛不知疲倦，常常日夜劳作而不觉困顿，不愿停下。

偶尔有好友来访，他们总不忘捎来一些吃和用的东西。这样的白天或夜晚啊，是多么愉快的时刻，好像整个的友谊都变得簇新了。大家一块儿从拥挤中、从无边的繁琐中挣扎出来，这时大大地舒出一口。山下，凡是不好的消息都不愿提起，暂且让我们与他方隔绝。这里有树林山泉和鸟兽，有久违的一切，于是什么都不缺了。朋友当中的大多数没有长时间离城的条件，他们只好匆匆地来，恋恋不舍地去。我从他们的身影联想起自己，想这几十年的光阴，想那些消磨和耗损，想每一个人究竟会被什么拖累、拖累一生？这样直想到许久，想到头疼。

我有一个聪慧的朋友说过：人与物质的关系不是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更不是役使和被役使的关系，而应该加以调整，调整为崭新的关系。究竟怎样调整？没有说。不过我深深理解这种渴望和想象。是的，人在物质世界中要获得一点点自由，大概离不开这种调整。人的烦恼在许多时候的确来自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可怕的、没有尽头的物质欲望把我们自己淹死了，可我们仍旧在一刻不停地往这浑浊的污潭中加水，一直弄到彻底的灭顶之灾。

我在山屋中愉快而真实地生活，高效率地劳动，日常生活用品却消耗甚少。我这会儿真的感受了美国梭罗的自得，也真的认为一个人并不需要那么多。同时我也进一步明白了，简朴的生活并不等于简陋的生活，更不等于难以为继的尴尬，不是无米之炊。简朴生活是一种自由，一种浪漫，一种心安理得和一种和谐自如。

两年的时间里，我前后换了两个山屋，但几乎没有在城里长时间生活过。一切正常，收获甚丰。没有那么多电话电传和呼叫的催逼，没有因为争夺生存空间而招致的可怕倾轧，没有呛鼻的煤烟和汽车尾气，没有一天二十四小时的马达轰鸣。

这里没有了时髦信息网络消息快报慢报，没有了铺天盖地的报纸杂志，更没有红男绿女和荧屏把戏。我宁可做一个背时的无知之人，一个当代懵懂。可是我并没有因此而真正缺失什么，没有耽搁任何要紧的事情。相反，我提高了工作效率，把握了劳动时间，还赢得了双倍的安宁和健康。

三线老屋

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年轻人知道什么是“三线”了。我也难以准确地

解释，只知道这是三十年前那段特殊时期的产物，是修在山地或偏远地区的一些重要工程，它们可能会应付一些不时之需，也许关系到未来的国计民生。几十年过去，时局形势以及思想都松弛下来，这些工程也就没有了用场，再加上管理和维护费用巨大，所以如今大部放弃不用，呈现半废状态。

然而那是多少人的血汗，并且是智慧的结晶，力量和意志的结晶。有些工程极其完美，至今让人叹为观止。还由于当年的选址都是荒远僻静之地，所以今天看往往免不了山清水秀。我在城东的山隙里就找到了这样一处不小规模的建筑，它在一个山谷中开垦整理出一处大大的院落，盖了一大排宽敞结实的房子，院子里还有三个大水池，其中的一个有标准的游泳池那么大。如今这一切都被一扇大铁门给锁在里面，当然是荒废不用，所以空地上已是丛林茂密，一片蓊郁，合抱粗的梧桐和苦楝树槐树榆树不少于二十株。更壮观的是四周山坡上的大树，它们呈合围之势挤向这个山谷中的院落，看去就像齐心守护一个山里的珍奇一样。这里一片沉寂，只有几条铺得极为讲究的甬道在诉说当年的繁华。我一直搞不明白的是那几个奢侈的大水池，它们是真的泳池，还是养鱼池、防火水池？都不像。

这是我在山里游荡时的发现。从此我不再忘记，并且时不时地就要转到那儿，从山坡，从大门，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无论是择址还是建筑，它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山中杰作。有一条弯曲的道路通向山外，现在大部都被葛藤覆盖，就像一场绿雪封了山路一样。这里可能已被遗忘，尽管它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称得上是一笔了不起的财富。我当时就在心里想象，一个人如果得以在此安居，哪怕仅仅是短期的借住或一段时间的滞留，那都将是怎样的一份福气。当然，这又是一个现代人的梦想，它切近而又遥远，只是不近情理。

可是我开始把它挂在心上，常常为它的美丽惊叹，为它的闲置抱屈。